

關漢卿戲曲選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編



周易神妙世說

卷之三

周易神妙世說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市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59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書號 785 字數 172,000 開本 850×1168 紙 1/32 印張 7 $\frac{7}{8}$ 插頁 12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制

印數 0001—4500 冊

定價(7) 1.10 元

關漢卿傳略

鄭振鐸

——代序

我們今天以興奮而感謝的心情和全世界愛好人類最優秀遺產的人民，共同舉行中國戲劇藝術的最偉大的紀念。這一位戲曲家和詩人關漢卿的戲劇活動七百年的紀念。中國的戲曲的歷史是很悠久的。中國人民非常喜愛這樣的一種文學形式。它是屬於人民自己的，能够替人民表達出他們的喜悅與憤怒，同情和憎恨，以及人民自己的生活，特別是在封建王朝的受壓迫、受苦難的生活。差不多在每一個省和市，在每一個縣和村，都有他們自己的地方戲。而最早的留存到今天的最好的若干劇本，則是關漢卿的創作。他是第一個作家創作了『雜劇』這樣一種戲劇形式，同時也是這個戲劇形式的一位最偉大的作者。

關漢卿是北京人（當時稱爲大都），約生於一二一〇年左右，當金代在一二三四年爲蒙古王朝所滅的時候，他還是一位二十多歲左右的青年。他的戲劇活動，大約開始得很早。他的職業是醫生。他曾在皇家的『太醫院』裏做過醫官。因爲他有機會經常地接近病人，他便對於人民的生活和心理有了很細緻、深入的考察。這乃是她所以能够對於他所創造的人物，描寫得那末栩栩如生的原因之一。但他的成就不僅僅止於此，他不僅剖析人民的身體上的病症，他同時更有成就地且更爲成功地在剖析着社會的病症。在他的那個時代，即蒙古王朝統治着中國的時代，雖然舊的封建貴族和地主被推翻了，雖然因爲海外交

通的暢通，中國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大量地輸出，形成了社會經濟的一時繁榮的現象，但新的更嚴酷無理的壓迫和剝削，却使廣大的人民受到無可告訴的痛苦。特權階級的橫行無忌，捐稅的繁重的負擔，黑暗的官吏的貪酷和昏庸無知，都使人民遭受到空前的不幸的運命。特別是，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官吏，大都是不懂漢語的，依賴着作翻譯的『吏』爲耳目，產生了更多的前代所很少發生過的悲劇。這些蒙古時代的悲劇，構成了關漢卿所寫的劇本的主要題材。他揭發着那些可怕的小人物們的含冤負屈的故事，勇敢地在舞台上公開地表演着、控訴着。他是那樣地同情於被壓迫、受損害、受侮辱的小人物，而作爲他們的代言人，爲之號呼，爲之盡量地傾訴着胸中的冤抑之情。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當時的觀衆看到那些悲劇時是怎样地淚落漣漣，悲憤難平啊。他和廣大人民羣衆是血脈相連，呼吸相通的。在他的『竇娥冤』這部大悲劇裏，他把竇娥作爲當時受苦受難的小人物的代表了。竇娥爲一個惡人所追求，但她勇敢地拒絕了他。他因之設計陷害她。黑暗的法律和不公平的審判，使竇娥無辜地不明不白地被殺害了。但竇娥是至死不屈伏的。她雖然含冤負屈以死，但她却始終堅定地鬪爭着。她代表了當時無量數的同樣的無故被殺害的社會上的小人物們，同時，也代表了中國民族的不可屈伏的堅貞的勇敢的氣概。『魯齋郎』是關漢卿的另一部重要的悲劇。那個魯齋郎乃是一個特權階級，他可以隨意地壓迫人民。他見到銀匠李四的妻子很美麗，就搶奪了去。在清明時，他在郊外見到張珪的妻子生得很漂亮，又强行奪去。這些可能都是當時發生過的無數次的真情實事。後來，作者又假托宋朝的賢明的審判官包拯出來，設計把魯齋郎斬了。這樣的結局，在宋朝已是不可能的事，何況在蒙古時代呢。『蝴蝶夢』寫的也是一個特權階級葛彪，他殺死

了人，像揭下屋脊上的一片瓦，一點也不用擔心法律制裁。有一天，因一位王老頭子誤撞到他的馬頭上，葛彪就把他打死了。王老頭子的三個兒子爲他父親報仇，也打死了葛彪。這却是一件大事，必須償命。他們的母親以她的親生子王三去償命，却要求審判官包拯，釋放了她丈夫前妻的二子王大、王二。這自我犧牲的精神，感動了包拯，竟把王三也釋放了。那結局是作者的『姑作快意』之筆，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發生的。

關漢卿一生寫了六十七部劇本，在其間，無疑地以悲劇爲寫得最好。但他的喜劇也不是不成功。他的『望江亭』，是很美麗的一部喜劇，却仍是滲透着他的不可抑止的悲憤。譚記兒是一位美麗的寡婦，楊衙內想要她爲妻，她却嫁給了白士中。楊衙內因此設計要殺害白士中。譚記兒改扮漁婆，以她的勇敢和機智，取得了楊衙內的勢劍金牌，救下了她丈夫的性命。他的『救風塵』寫一個妓女趙盼兒，從一個凶狠的惡霸手下，救出了被欺騙、受壓迫的另一個妓女。他的『調風月』，寫一個婢女燕燕，和一個年輕的公子熱戀着。不料那個公子却是來娶她的小姐鶯鶯的。她失戀了。她是那末瘋狂地咒恨着，冤叫着，完全表現出一位小人物的狂熱的愛情來。像這樣的題材乃是關漢卿第一個提到劇本裏來的。就在這些喜劇裏，他又是多末深刻地描寫着不幸的人物和怎樣地對於他們所表示的同情啊。

關漢卿也寫着歷史劇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劇本，描寫着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物，特別是無依無靠的被壓迫、受侮辱的小人物。他熱情地寫着，以整個生命和感情來寫着。在中國，沒有一位大戲劇家有寫得像他那末多的劇本的，同時，也很少有像他那樣地表現出對於社會上被壓迫、受侮辱的小人物的同情，而

爲之作代表人，大聲疾呼地控訴着的。凡是一位偉大的作家，沒有不是道德崇高的，充滿了對於苦難的人民的深切的同情並爲之奔走呼號的。我們的戲曲家關漢卿就是屬於這樣的偉大的作家之列。

他的戲曲活動在一二五〇年到一二八〇年達到了最高峰。他是一位感情十分豐富的人，這在他的劇本裏隨處可以見到，同時，又是一位很幽默的詩人。他的故事曾廣泛地流傳於後代人所寫的書籍裏。他和寫『西廂記』的王實甫，寫『瀟湘夜雨』的楊顯之，是很好的朋友。他們也都是同情於遭受苦難的人民的戲曲家。他於一二七九年蒙古王朝滅了南宋王朝的時候，到過南宋的故都杭州。不知道他在那裏有沒有寫出什麼劇本來。現在，我們保存着關漢卿的劇本凡十八種，有悲劇，有喜劇，也有歷史劇。我們是深深地寶愛着這一部分優秀的可珍奇的劇本的。不僅能讀，其中有一部分還能在舞台上演出。十三世紀的劇本到今天還能演出，而且是可信其爲仍保持着原來的式樣，這是多末大的幸運啊。

關漢卿的卒年大約是一三〇〇年左右，他活了將近九十歲，他離開我們已經七百年了，但他還像活在我們的當中。他的劇本，有的保持着原來的式樣演出，有的保存着故事和題材而改變了演出式樣，但不論怎樣，都是能够十分地感動人的。爲人民而寫作，爲人民作代言人的戲曲家是永遠地不朽的，永遠地會爲人民所憶念着的。

目 次

關漢卿傳略（代序）

鄭振鐸

雜 剧

感天動地竇娥冤	三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四三
閨怨佳人拜月亭	六九
望江亭中秋切綸	七九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九一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二七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四五
杜薦娘智賞金線池	七三

關漢卿戲曲選 目次

二

散曲

小令

仙呂一半兒 題情 三五

南呂四塊玉 別情 三六

南呂四塊玉 閑適 三六

雙調碧玉簫 三七

雙調大德歌 三七

套數

黃鐘侍香金童 三八

南呂一枝花 杭州景 三九

南呂一枝花 不伏老 三九

雙調喬牌兒 三九

後記

三七

雜

劇

感天動地竇娥冤

楔子

(卜兒^三蔡婆婆上，詩云：)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不須長富貴，安樂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親三口兒家屬。不幸夫主亡逝已過，止有一箇孩兒，年長八歲；俺娘兒兩箇，過其日月。家中頗有些錢財。這裏一箇竇秀才，從去年問我借了二十兩銀子，如今本利該銀四十兩。我數次索取，那竇秀才只說貧難，沒有還我。他有一箇女兒，今年七歲，生得可喜，長得可愛，我有心看上他，與我家做箇媳婦^三，就准^四了這四十兩銀子，豈不兩得其便。他說今日好日辰，親送女兒到我家來。

老身且不索錢去，專在家中等候，這早晚^五竇秀才敢待^六來也。(沖末^七扮竇天章引正旦^八扮端雲上，詩云：)讀盡標綯^九萬卷書，可憐貧殺^{一〇}馬相如^{一一}；漢庭一日承恩召，不說當轡說子虛。小生姓竇，名天章，祖貫^三長安京兆人也。幼習儒業，飽有文章，爭奈^三時運不通，功名未遂。不幸渾家^{一四}亡化已過，撇下這個女孩兒，小字端雲，從三歲上亡了他母親，如今孩兒七歲了也。小生一

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此間一箇蔡婆婆，他家廣有錢物；小生因無盤纏〔五〕，曾借了他二十兩銀子，到今本利該對還〔六〕他四十兩。他數次問小生索取，教我把甚麼還他。誰想蔡婆婆常常着〔七〕人來說，要小生女孩兒做他兒媳婦。況如今春榜動，選場開〔八〕，正待上朝取應〔九〕，又苦盤纏缺少。小生出於無奈，只得將女孩兒端雲送與蔡婆婆做兒媳婦去。（做歎科〔十〕，云：）嗨！這箇那裏是做媳婦？分明是賣與他一般。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兩銀子，分外但得些少東西，勾〔三〕小生應舉之費，便也過望了。說話之間，早來到他家門首。婆婆在家麼？（卜兒上，云：）秀才，請家裏坐，老身等候多時也。（做相見科。竇天章云：）小生今日一徑〔三〕的將女孩兒送來與婆婆，怎敢說做媳婦，只與婆婆早晚使用。小生目下就要上朝進取功名去，留下女孩兒在此，只望婆婆看覲〔三〕則箇〔四〕。（卜兒云：）這等，你是我親家了。你本利少我四十兩銀子，兀的〔五〕是借錢的文書，還了你；再送你十兩銀子做盤纏，親家，你休嫌輕少。（竇天章做謝科，云：）多謝了婆婆。先少你許多銀子，都不要我還了；今又送我盤纏；此恩異日必當重報。婆婆，女孩兒早晚呆癡〔六〕，看小生薄面，看覲女孩兒咱〔七〕。（卜兒云：）親家，這不消你囑付，令愛〔八〕到我家，就做親女兒一般看承他，你只管放心的去。（竇天章云：）婆婆，端雲孩兒該打呵，看小生面則〔九〕罵幾句；當罵呵，則處分〔十〕幾句。孩兒，你也不比在我跟前，我是你親爺，將就〔十一〕的你；你如今在這裏，早晚若頑劣呵，你只討那打罵喫。兒喫〔十二〕！我也是出於無奈。（做悲科，唱：）

【仙呂賞花時】我也只爲無計營生，四壁貧〔三〕，因此上割捨得親兒在兩處分。從今日遠踐洛陽塵，又不知歸期定准，則落的無語闇消魂〔四〕。（下。）

（卜兒云：）寶秀才留下他這女孩兒與我做媳婦兒，他一徑上朝應舉去了。（正旦做悲科，云：）爹爹，你直〔三〕下的〔三〕撇了我孩兒去也！（卜兒云：）媳婦兒，你在我家，我是親婆，你是親媳婦，只當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跟着老身前後執料〔三〕去來〔三〕。（同下。）

〔二〕楔子——本是木匠用來緊塞器具、木作圍樺處的木片，後來戲劇、小說借用了這個名稱。元劇一般分爲四折，或在四折之外，加上一個或兩個楔子。它的作用，在於介紹人物、情節，和加緊前後劇情的聯繫。位置不固定，或在劇首，或在折與折之間。所唱曲子，只用一二支小令，不用長套。

〔三〕卜兒——劇中的老婦人。一般用淨角，有時也用旦角扮演。據說，宋元人簡寫「娘」字作「舛」，再簡就成爲「卜」字；一說，是老撾「鵠」字的簡寫。

〔三〕媳婦——婦人的通稱。這裏是指兒媳婦；本書「蝴蝶夢」第二折裏「如今監收媳婦」，是婦人自稱；「魯齋郎」楔子裏「家裏有個醜媳婦」，是自稱其妻；第二折裏「不想他倒有個好媳婦」，是稱人之妻。

〔三〕早晚——對時間估量之詞。這裏的「這早晚」，猶如說這個時候。下文「早晚使用」，却是隨時使用的意思。

〔六〕敢待——「敢」，莫非、大概的意思，其中却含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語氣。「敢待」，莫非將要、一定就要的意思。

〔七〕冲末——角色名，屬於「末」角的一種。末角，劇中的男角，猶如近代京劇中的「生」，有正末（劇中男主

角、副末、冲末、外末、小末等名目。〔八〕正旦——角色名，屬於旦角的一種。旦角，劇中的女角，有正旦（劇中女主角）、副旦、貼旦、外旦、小旦、大旦、老旦、花旦、色旦、搽旦等名目。〔九〕綻（又一玄）綅（丁一丸）——綢，青白色的綢子；〔綅〕，淺黃色的綢子。古人習慣用這兩種綢子包書，或者做書袋，因之後來就用這兩個字作爲珍貴書籍的代稱。〔一〇〕縠——同「縠」，甚，很。這裏的「貧縠」，就是貧甚，窮得很。〔一一〕馬相如——司馬相如的省稱。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漢代的文學家。曾到臨邛作客，在蜀中豪富卓王孫家中彈琴；王孫的婦女文君，聞琴愛慕，背着父母，跟他一起去到成都。他家裏很窮，只剩空空的四堵牆壁，其他一無所有，夫婦二人開着小酒店過活，卓文君當舖沽酒，他自己潔器打雜。後來漢武帝讀到他所著的《子虛賦》，大爲稱贊，把他召到朝中去做官。〔一二〕祖貫——祖籍，原籍。〔一三〕爭奈——『爭』，這裏同『怎』。『爭奈』就是『怎奈』。〔一四〕渾家——本指全家，一般用來專指妻子，猶如後來某些地區稱妻子做『家眷』、『家裏人』之類。〔一五〕盤纏——這裏指日常生活費用；下文『正待上朝取應，又苦盤纏缺少』的『盤纏』，指的是路費。〔一六〕對還——加倍的還，對本對利的還。〔一七〕着——同『著』，在元劇中有多種用法。這裏『着人來說』，和第三折裏『着這楚州亢旱三年』，第四折裏『也着他陞去』，『着』是教、使之類的意思。第一折裏『因甚着這箇人將你勒死』，『着』是被遭之類的意思。第二折裏『你老人家放精神着』，『着』是語助詞，無義。這幾種用法都是比較常見的。

考試和發榜，多在春季，這兩句就是說，春季的進士考試將要舉行了。〔一八〕上朝取應——指進京應考。〔一九〕科——元劇術語，指戲劇中人物的動作和表情，有時也指舞台效果動作。〔二〇〕勾——這裏是『够』字的簡寫，同『彀』。

〔二一〕一徑——一直，直接。〔二二〕看覲——照顧的意思，猶如說看承、瞧着點兒。『覲』，也寫作『覩』、『覩』。〔二三〕則節——表示動作正在進行時的語助詞，略近『着』或『者』。〔二四〕兀的——指示詞，猶如說『這』，常用鄭重或驚異的口氣說出。〔二五〕呆痴——這裏是蠢笨的意思。〔二六〕咱——這裏是語尾助詞，表達命令或者請求、希望的語氣。用法同『者』、『着』。和一般作爲自稱詞不同。〔二七〕令愛——同『令媛』，對

別人女兒客氣的稱呼。

〔元〕則——這裏用法同「只」。後文中的「則落的」、「則索」、「則是」，就是「只落的」、「只

索」、「只是」。

〔三〇〕處分——這裏是吩咐、叮囑的意思。

〔三一〕將就——遷就，湊合。

〔三二〕樂——語尾助

詞，和「啦」、「喇」同。

〔三三〕四壁貧——形容窮盡窮絕的樣子，參看註一「馬相如」條。

〔三四〕閼（ㄉ）消

魂——南北朝時文學家江淹的名作「別賦」，起頭寫作：「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用「黯然銷魂」來形容別離時候，心裏難過、難於分開的樣子。「閼消魂」，就是「黯然銷魂」的省語。「閼」，通「黯」，也通作「暗」，本劇第二折裏「閼地傾下毒藥」，「閼地」就是「暗地」。「消」，通「銷」。
〔三五〕直——這裏是竟然的意思。
〔三六〕下的——就是「捨得」的音轉，指忍心、狠心。
〔三七〕執料——照料。
〔三八〕來——這裏是語尾助詞，無義。有時也用作語句中的襯字，如本書「魯齋郎」楔子裏「胆有天來大」。

第一一折〔一〕

〔淨〕扮賽盧醫〔三〕上，詩云：「行醫有斟酌，下藥依本草〔四〕；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自家姓盧，人道我一手好醫，都叫做賽盧醫，在這山陽縣南門開着生藥局〔五〕。在城〔六〕有箇蔡婆婆，我問他借了十兩銀子，本利該還他二十兩；數次來討這銀子，我又無的還他。若不來便罷，若來呵，我自有箇主意。我且在這藥鋪中坐下，看有甚麼人來。〔卜兒上，云〕老身蔡婆婆。我一向搬在山陽縣居住，儘也靜辦〔七〕。自十三年前賣天章秀才留下端雲孩兒與我做兒媳婦，改了他小名，喚做賣娥。自成親之後，不上二年，不想我這孩兒害弱症死了。媳婦兒守寡，又早八三箇年頭，服孝將除了也。我

和媳婦兒說知，我往城外賽盧醫家索錢去也。（做行科，云：）慕（九）過隅頭，轉過屋角，早來到他家門首。賽盧醫在家麼？（盧醫云：）婆婆，家裏來。（卜兒云：）我這兩箇銀子長遠了，你還了我罷。（盧醫云：）婆婆，我家裏無銀子，你跟我莊上去取銀子還你。（卜兒云：）我跟你去。（做行科。）（盧醫云：）來到此處，東也無人，西也無人，這裏不下手等甚麼？我隨身帶的有繩子。兀那（十）婆婆，誰喚你哩？（卜兒云：）在那裏？（做勒卜兒科。）李老（二）同副淨張驢兒衝上，賽盧醫慌走下，李老救卜兒科。（張驢兒云：）爹，是箇婆婆，爭些（三）勒殺了。（李老云：）兀那婆婆，你是那裏人氏？姓甚名誰？因甚着這箇人將你勒死？（卜兒云：）老身姓蔡，在城人氏，止有箇寡媳婦兒，相守過日。因爲賽盧醫少我二十兩銀子，今日與他取討。誰想他賺（三）我到無人去處，要勒死我，賴這銀子。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那得老身性命來。（張驢兒云：）爹，你聽的他說麼？他家還有箇媳婦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謝我；不若你要這婆子，我要他媳婦兒，何等兩便？你和他說去。（李老云：）兀那婆婆，你無丈夫，我無渾家，你肯與我做箇老婆，意下如何？（卜兒云：）是何言語！待我回家，多備些錢鈔相謝。（張驢兒云：）你敢是不肯，故意將錢鈔哄我？賽盧醫的繩子還在，我仍舊勒死了你罷。（做拿繩科。）（卜兒云：）哥哥，待我慢慢地尋思咱。（張驢兒云：）你尋思些甚麼？你隨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婦兒。（卜兒背云〔四〕：）我不依他，他又勒殺我。罷罷罷，你爺兒兩箇隨我到家中去來。（同下。）（正旦上，云：）妾身姓竇，小字端雲，祖居楚州人民。我三歲上亡了母親，七歲上離了父親；俺父親將我嫁與蔡婆婆爲兒媳婦，改名竇娥。至十七歲與夫成親，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今